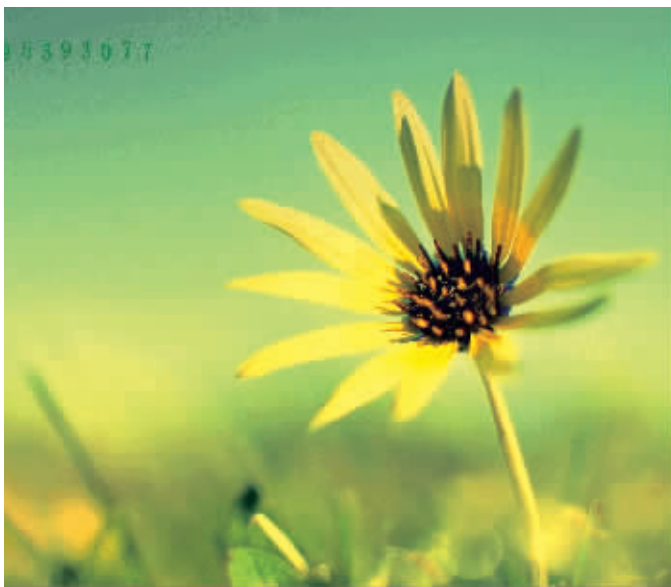


江花

·浅草

A18



心碎的谎言

■文/苏兴波

父亲得了重病，这使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与焦虑中。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

过了半年，父亲的病仍不见好。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和供我上学，已经债台高筑了。

寒假已过，又快开学了。妈妈为我的学费和爸爸的药费又四处借钱。她常常为借不到钱而偷偷地哭。我很怕妈妈哭，因为她哭的时候，总是躲在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里，狠命地撕扯自己的头发，以压抑那哭声。随着妈妈抖动的肩头，头发纷纷落下。

开学那天，妈妈掏出借来的钱递给我。我知道爸爸等着这钱买药。我想对爸爸妈妈说我不上学了。可是我不敢，我知道他们不会允许我不去上学的。

我忍着泪水接过钱，迎着凄冷的晨风上路了。

不知为什么，妈妈爸爸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妈妈为借不到钱而无可奈何的哭泣，爸爸躺在病床上的瘦弱之躯。

我没有去学校，我不想上学了。虽然我很喜欢读书，虽然我的学习成绩还好。可是我再不愿看到妈妈为借不到钱又怕爸爸伤心而偷偷哭泣，扯得头发纷纷落下。

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学了。我默默地望着远处依稀可见的学校，泪眼蒙眬地向校园挥了挥手。

当我跨进家门时，妈妈正在给爸爸熬药。看见我便惊奇地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妈妈，”我说出了在路上编好的谎言：“我不能上学了。”

“为什么？”妈妈像被火炙了一下，浑身一抖。

“学校把我开除了。”我边小声地说边把钱递给妈妈。

“什么！他们凭什么开除你？”妈妈一改往日的平稳，爆怒地吼着。

我吓傻了，默默地摇摇头。年仅七岁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平日温和善良的妈妈在这一瞬间会变得这么凶。

此时，重病多日的爸爸出人意料地站起来，骨瘦如柴的

身体摇摇晃晃，如暴风雨中的一枝枯竹。

“他们为什么要开除你？我、我去找他们！”爸爸吃力地说着。

妈妈忙跑过去扶住爸爸，说：“你快躺下吧，我自己去。”

“不！我要去！”爸爸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在喷火。

妈妈无奈地扶着爸爸艰难地走出家门。

此时的我，早已吓得手足无措了，颤抖着偎在墙角，手里握着妈妈给我借来的学费。

爸爸是人们用木板抬着回来的。

等抬爸爸的人走后，妈妈怒气冲冲地把我拎到爸爸床前，“啪”地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你为什么说谎，为什么不想上学？”妈妈阴沉着脸问我。

爸爸抚摸着我的头更加吃力地说：“不、不要打孩子，不要打……”

“爸爸。”我扑在爸爸身边哭起来。

“你、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呢？”爸爸用颤抖的声音问我。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猛地抬起头说：“爸爸，你不知道，妈妈为了给我借学费，东奔西走向别人乞求，借不到钱她就偷偷哭，扯得头发往下掉，我不想看到妈妈这样，再也不想看到了……”

此时，爸爸那暗无生机的眼中盈满了泪水。他就这么怔怔地望着妈妈，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

妈妈猛地抱住我，抚着我脸上的红指印哭了。爸爸抚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一手搂着妈妈的脖子一手抱着爸爸的腿嚎啕大哭。

我们哭得很痛快，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后来，我终于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再后来，爸爸去世了。

“熬”出人生的滋味

■文/吴春霞

粥，宜小火慢“熬”，才能熬出黏稠，熬出香醇；汤，应文火慢“熬”，才能熬出浓郁的香，“熬”成一种滋养。

人生是一种经历，经历需要时间，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这就是“熬”。

“熬”，是不轻易放弃，在坚持中谨慎对待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

文革时期，杨绛曾被批为“牛鬼蛇神”，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后来被下放看管菜园。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外在的困难完全敌不过她内心的强大。在看管菜园时，她就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甚至在这期间完成了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珂德》的翻译。这段经历让杨绛“熬”出了奋进向上不任人安排布局人生的味道。

九十年代后期，爱女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她强忍悲痛：“他们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后来，近百岁的她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这位豁达的百岁老人的人生已经“熬”出了云淡风轻的意味。

“熬”，是能够耐得住寂寞，在寂寞中沉淀自己的思想。

20世纪60年代，《百年孤独》的问世让我们认识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哥伦比亚的大文豪。这部文学著作，作者构思了16年，而写作花了整整540个日日夜夜。当时他闭关写作的那段日子，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伏案写作，接着用打字机修改、

誊清。“每天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3点，每天工作的时间，我抽40支香烟。”一支支的香烟，伴随他“熬”过了一次又一次内心的孤寂。也许我们只看到了他成名后的光鲜，却鲜有人明白他背后的孤寂和艰辛。

枫叶，经过岁月的煎熬，才从当初稚嫩的翠绿，“熬”成如今成熟得令人心动的火红。腊梅，经过严寒的磨砺，才在悬崖百丈冰、寂寞开无主之际，“熬”出了一任群芳妒的飒爽英姿。

“熬”，表面上是一种考验，实际上是一种成长和升华。

走在中考、高考边上的学生们，更是每天都在学海中熬着。晨光初至，站在窗前高声朗读的是勤奋的他们；夜幕降临，坐在桌边挑灯夜读的是刻苦的他们。也许他们并不享受这一过程，但他们都选择了这份经历与成长。在“熬”的过程中，他们尝遍各种各样的味道；咸味的眼泪，酸味的记忆，苦味的失败，甜味的幸福。他们也“熬”出了亲情、友情、师生情。

而我，作为一名老师和家长，也在引领陪伴学生和自己的孩子在学海中“熬”出青春激情和希望的同时，也在这咸酸苦甜的“熬”中缤纷自己人生每一个精彩的过程。每“熬”出一步，都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回忆里最美丽的画面。

“熬”字，初听会觉得夸张，可实则如果我们能够静静地坐下，细细地品味自己人生经历的种种，恐怕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觉得这一字用得实在精当。

“熬”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生多姿多彩的历程。

“捧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林语堂如是说。

老巷的味道

■文/徐颖

忽然又转到了老巷的巷口，人眼即是一片幽深。高大的乔木郁郁葱葱，依稀可见几缕阳光穿透而下，斑驳的树影落在地上，隐隐碎碎。

抬头轻嗅，空气中似乎还残存着老巷的味道。小时候，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抑或是傍晚，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和L一起来这里，来这个与城市喧嚣完全脱轨的地方，去获取片刻的安宁与静谧。

清晨，经常会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紧接着的是L兴奋的声音：“颖子，快出来，我们去老巷吧！顺带还可以喝到杜姨的豆浆！”门“吱呀”的开启，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打了个哈欠，顺手带上门，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便被L拉得冲了出去，整颗心都飞扬起来。

到了老巷，踏上了那年代久远的青石板砖，我们的速度便渐渐放缓，一边吸取着来自树木的清新，一边向杜姨的豆浆铺子走去。杜姨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打趣道：“小鬼们又来疯啦，慢点儿，别

又跌了。”我自然明白她意有所指，尴尬地笑笑，接过了豆浆。倒是L，她脆生生的应一声“知道了”。望着我，笑得格外开怀。轻轻吸一口豆浆，任凭它在唇齿间肆意游走，温度刚刚好，清越绵长，更有说不出的馥郁芬芳。

午后，老巷里，总会多出许多把藤椅。在慵懒的阳光的照耀下，有的人磕瓜子，拉拉家常，有的人，忙里偷闲，闭上眼睛小憩一会。更多的人则是，趁着这大好时光，到左邻右舍家去串串门，或者约朋友出来散散步，爬爬山。或许这老巷里住的都是些老人吧，所以老巷里时常充斥着一种名叫随遇而安的悠闲。

傍晚，是老巷难得一见的繁忙时光。不过，这繁忙并不突兀。它是天地赐给这老巷的一份礼物，锦上添花，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

老巷的味道，是那豆浆的清越绵长，馥郁芬芳。老巷的味道，也是那随遇而安的悠闲背后的淡然。那么令人回味无穷，令人不舍。

